

独幕话剧

三代人

舒慧著

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郝素芳是个农村女青年，思想进步，热爱劳动。她的未婚妻母亲赵妻却是个自私自利的人，对自己的宝贝赵大奶（郝素芳的奶婆婆）肆意虐待。这逼使郝素芳因为有利便娶，而拒绝结婚，逼得赵大奶净身出户，去村里要“五保”。赵大奶为了不再受虐待和不妨碍孙子结婚，便去舍旧上新。正在人命关天之时，郝素芳巧遇奶婆婆，把她救了下来。经过解释，才知道是赵妻虐待和造谣。疑云消散，赵妻也受到了严厉的谴责。

三 代 人

舒 慧 著
☆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沈河区二教宫前里2号）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辽文出字第1号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沈阳发行所发行

787×1092毫米·16开印张·24,000字·印数：1—11,000 1986年6月第1版
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T10090·344 定价(7)0.12元

K211
S566



舞台設計 王 秋

三 代 人

(独幕话剧)

时 間：春天。

地 点：山区农家。

人 物：赵大奶，六十六岁。

赵 妻，大奶的儿媳，四十岁。

郝紫芳，大奶的未过门孙媳，十九岁。

老 刘，大奶的侄女，二十七岁。

張六嫂，二十五岁。

布 景：这是赵家，屋内有铺炕，炕头孤零零地放着一个破旧蓝色家織布的被褥儿。靠炕头的那扇紙窗，窗紙已破，有

的窗櫺用報紙糊着，有的用旧棉花套子把窟窿堵上。炕梢那边的窗戶，下扇安着亮堂堂的大玻璃，再加上炕柜上透着新鮮的被褥，这两边形成鮮明的对比。地下摆着长条板柜，柜門上紧紧地鎖着一把旧式的大黃鎖頭。牆上挂着一幅有許多象片的鏡框，旁边还挂着一个日历。右边有門通外屋。

幕 后：大奶走到地下放着的长条板柜前，用手摸摸上了鎖的柜門。又晃了晃鎖頭。打了个咳声，搖了搖頭。她頹然地坐在炕上，用手捶着正在疼痛的心口窩。

大 奶：咳——真算罢了啊！

（大奶无可奈何地站起身来，由外屋端来一个用秫秸帘盖着的飯盆，上边放碗大醬和咸菜。她盛碗秫米飯，边吃边捂着心口。这时候，对面屋的張六嫂把門推开个縫，探过头来。）

張六嫂：大娘，今天是初几？

大 奶：三月初五。

張六嫂：（怀疑地）真的嗎？（边說边走进屋来，忙到日历前翻看）可不真是三月初五。我还和后院喷青媳妇唠哪。她說今儿个是大娘生日，我就说是明天。

大 奶：咳！生日不生日的能咋的，象我这样的，活着倒不如死了好啊！

張六嫂：你老怎么說这话。“人活六十六，应当庆高寿”。大伙都核計要来瞧瞧你老来哪。

大 奶：办寿？我可沒有那个福分！（心口疼又发作）噯哟！

張六嫂：你老心口疼的病又犯了吧？（見大奶吃秫米飯）你怎么还

吃这稀米飯呀？

大 奶：（捂着心口）我寻思吃点飯，压一压就过去了。

張六嫂：（看柜上的鎖）她知不知道你今几个过生日？

大 奶：知道。

張六嫂：那她还把大米白面都鎖起来啦。鑰匙哪？

大 奶：带走啦。

張六嫂：真够狠的，还躲出去啦。

大 奶：（心口疼又发作）嘎哟哟！

張六嫂：我給珠子他爹擀的面条还有哪，我給你老端过来。

大 奶：他六嫂子，不用啦。（拉住張六嫂。）

張六嫂：大娘，你撒开我。

大 奶：他六嫂，你別費心啦。

張六嫂：大娘，你老別又多心。今几个是你老生日，別說我不是
特意給你老擀的面，就是专給你老擀点长寿面也是應該的。

大 奶：我这寿祿够长啦，还吃甚么长寿面？再长就更招人煩
啦。就这样人家都看我是个眼中釘哪。

張六嫂：（賭气地）过回生日，吃她两个鷄蛋，我給你打点鷄蛋滴
子。（到筐籠里去取鷄蛋。）

大 奶：（忙阻攔）你可別动她那鷄蛋，回来若是知道了，还不得
鬧翻天哪！

張六嫂：从打母鷄抱窩小鷄出蛋壳，你一直侍弄到下蛋，吃几个
鷄蛋，也应该应分。

大 奶：她若是那知情懂理的又好啦。

張六嫂：不要紧，她若鬧我对付她。（下。）

大 奶：他六嫂，你可別做呀。（听外边狗戴的撓門）我這大黃狗餓

的怪可怜的。他六嫂，你那面条湯沒潑扔吧？

（張六嫂端面上。）

張六嫂：沒有，喂大黃吧。這條狗不叫有你呀，早餓死啦。（張六嫂下。）

大 奶：咳，人家是招半拉眼珠也沒看上啊。我淨偷着喂它，因為這個，沒少罵我。

（大奶下去喂狗，嗅狗聲。張六嫂端雞蛋羹上。）

張六嫂：（向外喊）大娘，趁熱乎快來吃吧！

（趙大奶上。）

大 奶：狗通人氣，給點吃的，把個大黃乐的撒歡蹯腳，前鑽後跳的。

張六嫂：這個大黃可懂事啦，看見你这屋當家奶奶，就躲遠遠的。大娘，快吃吧。

大 奶：我先喝點面起子。他六嫂，你對我這片心思，讓我可怎麼报答呀！

張六嫂：我這個人就是氣粗。我看她出的這些事我就冒火。

（外邊大黃狗汪汪的叫声，隨後就听得打狗聲。）

大 奶：（外望，吓的把剛拿起的碗急忙放下）噯呀，回來啦。

張六嫂：你吃你的。（走下。）

（只听得趙妻罵：“這些廢物！”隨聲趙妻上，怒目憤恨地站在那門口。）

趙 妻：你怎麼把那麼稠糊糊的米湯喂狗啦？

大 奶：它餓的直扒門。

趙 妻：再扒門就打死它。我這兒不养活廢物！有它吃的我留着喂豬，還能多賣幾斤肉。早晚把它勒死。

大 奶：你可別勒死它，留它看家望門的。

赵妻：呸！把門一鎖比它看的都放心。（一眼看見大奶吃的是雞蛋
灌面條，火氣就不打一处來了）啊！我不在家人和狗都改善生活
啦。

大奶：這是他張六嫂……（吓的不敢再吃，欲端走。）

赵妻：你端走干甚么？

大奶：（吓的又放下，左右为难）咳！我說別整……

赵妻：（近前看）啊，还打的雞蛋滿哪！

大奶：他六嫂說是……

赵妻：（根本不听大奶說話）別又是他六嫂七嫂的。（搬筐查看）今
几个小鷄子下几个蛋？

大奶：是五个吧？

赵妻：甚么五个吧，到底是几个？

大奶：我不是說五个嘛！

赵妻：怎么？这也不对数啊！（算）三八两毛四。不能掙可倒
能吃。

大奶：張六嫂說是我生……

赵妻：（搶过話來）甚么生啊死呀的，我想湊够一百上集去卖呢。
象这么吃，連五十也难湊齐。

大奶：咳！我不讓她……

赵妻：呸呀，怎巧也瞞不过我呀，外賊好备，这家賊难防。还
看家哪！就照这样，明个連柜都得看丟啦。

大奶：（气的无言）唉！

赵妻：（忙掏兜找鑰匙）哼！准是我把鑰匙忘家啦。（掏出一把鑰匙，
原来还在自己兜里，在手心里掂量一会鑰匙。）

大奶：鑰匙你隨身帶着，誰能動你柜。

赵 妻：(指鎖头)不对吧，这鎖头怎么变样啦？

大 奶：沒有人动啊。

赵 妻：沒有人动？东西也不会长膀飞出来。

大 奶：你再說这些七三八四的？这面可不是你的。

赵 妻：不是我的是誰的？怪不你往出偷的这么硬气。

大 奶：(气愤)这上有天下有地，你不怕伤天害理你就說吧。我整天給你煮飯打杂，喂猪打狗的，到归終你还拿我当……
(哽住。)

赵 妻：哼，你說这个，我和誰去报功？我一年里累死累活掙的劳动日，得供你吃喝穿戴。你是掙来一分还是一厘啦？

大 奶：我还有孙子哪！

赵 妻：孙子是隔輩人。再說这年头是自劳自得，你那疙瘩果园子早就不分紅，你別作梦啦，你連棵樹影也沒有啦。

大 奶：(打个驚噴)噯哟。

(張六嫂边擦手边进来，故作不知。)

張六嫂：大嫂子回来啦。

赵 妻：啊。

張六嫂：(見碗筷没动)噢，大娘，你怎么一口也沒吃呀？

大 奶：(低微地)飽飽的啦。

張六嫂：啊，你看我忘性脑子多大，我借你两个雞蛋打滷子，你看我們小雞才下，我这就还你。

赵 妻：(假惺惺地)咳，那算了甚么。

大 奶：他六嫂……你端走吧。

張六嫂：大娘，你老不吃可不对。今几个是你老生日，吃点长寿面吉利。再說我这面条子也不是特意为你老做的……

赵 妻：你就吃唄，誰也沒奪你飯碗子。我們这老太太一天淨說道。

張六嫂：大嫂子，你沒看見才剛大娘心口疼的直哼哼，还抱个飯碗吃那秫米涼飯，正好我們今几个擀面条，我就給她打点滷，端过点面条来。

赵 妻：啊！

大 奶：（指点赵妻）你，你这回听明白了吧？

赵 妻：（假惺惺地）咳，我若在家就給她做啦，我想給她包饺子来的。

張六嫂：（諷刺地）有你这么个好儿媳妇，真是修来的福呢。大娘，你看都摆凉啦。

大 奶：一口也咽不下去啦。

張六嫂：那你就等看大嫂子給你包饺子吧！別吃咱这凉面条啦。

大 奶：唉！有碗秫米飯就知足啦。

赵 妻：（不耐烦地）他六嫂挺忙的，沒工夫听你这些閑言碎語。

張六嫂：大娘，剛才珠子他爹說，他还有两片治心口疼的葯，送給你吃了吧。

大 奶：嗷，那可不錯。

（大奶隨張六嫂走下。）

赵 妻：（見他們走下，急忙打开柜把面口袋拿出来，仔細地檢查了一遍，用秤称一称，点点头就又鎖起来）嗯，是沒动。（怀疑地）她怎么把她交下了呢？再不是她把豆油偷着倒給她了。（忙拿出豆油瓶查看）嗯，我画的这道白綫好象也不差。

（起大奶由外屋走进，一边打着嗝，她到炕席底下抽出几根莖炕的谷

草，剛抽半截。)

赵 妻：(大声地)噯呀！你怎么抽炕席草啊？

大 奶：枝子太潮，抽两根引火，我燒点水吃葯。

赵 妻：南山坡子有的是乱柴禾，你怎不去搜点？

大 奶：山坡子草太滑呀，再說花簍上的繩子，不是叫你上集丢了嗎？

赵 妻：滑甚么，东院老太太哪天不去搜！我给你买条新繩子，又长又结实。(擲过去)給你。

大 奶：(接过)这条繩子可真挺好。

赵 妻：那是好几角錢买的，省点使用。

大 奶：(見儿媳有笑臉，她肚着肚子問)你还有布票給我几尺。

赵 妻：你要布票干甚么？有穿的就行唄。

大 奶：我想做件装老的大袄，我没几年活头啦。六十六不死也掉块肉，今年就是我的坎啊。

赵 妻：放心吧，你死不了。

大 奶：这还有一定，心口疼病說犯就犯。

赵 妻：我给你算命啦，你能活到八十一呢，离死还远哪。

大 奶：不知道长山甚么时候才能回来。

赵 妻：你孙子啊，他来信說，會計受訓还得学习两个月。

大 奶：他临走时候，答应我把下屋的木料給我串个寿材。

赵 妻：噫，想的可倒周到。你別老叨念这些事，我不爱听。咱們放下远的說近的吧。

(張六嫂端壺水上。)

張六嫂：大娘，我把水燒开啦，你不是吃葯么。

大 奶：老啦，拿东忘西。我要去燒水，一說話就忘啦。

張六嫂：誰燒還不行。我說大嫂子，你去趕集，沒順便去看看長山的對象啊？

趙 妻：啊，去啦。

張六嫂：听人家說姑娘堆里數頭排，沒比的。

趙 妻：（夸耀地）嗯，那可一點不假。在社里頭當隊長，在縣里頭是勞動模範。去年也不是育了多少樹苗子？喲！得的獎品也值四、五十元。

張六嫂：長山算長了眼珠啦。

大 奶：（高興地笑着）若是娶個好孫子媳婦，我還能多活幾年。

張六嫂：大嫂子，你嘮嘮，姑娘長的啥模樣？

趙 妻：論長相，（豎大拇指）也數這個。

張六嫂：（好奇地）你快說說吧。

趙 妻：（想）嗯，這個……不高不矮中等個頭，四方圓臉尖下頰，大眼睛彎眉毛，梳兩根油黑油黑的大辮子。

大 奶：長的好歹倒是小事，可不知道這姑娘的脾氣秉性怎樣啊？

張六嫂：大娘你放心，錯不了就是咧。你沒听咱支書總說：“嘿！我這個介紹人算是當對啦，人家兩人對好，我在中間說句話，當了個馬后炮的媒人。還鬧個公私兩利。”

大 奶：看他怎麼還說公私兩利呀？

張六嫂：你們家娶來個好媳婦，社里爭取來個領導骨干，這還不是公私兩利嗎。支書還說長山回來結了婚，過年大伙要選她當副主任哪！

趙 妻：（顧草就）可不是，我也听說了，哼！咱屯姑娘沒一個成材的，支書培養多少個啦，都是垮的垮飛的飛。我媳婦若

是一过門，一准当个大干部。

張六嫂：你这婆婆也跟着沾光啊！

大 奶：我就爱听唠我孙子媳妇的事，愈听愈爱听，愈听心里愈亮堂。

張六嫂：大娘，那天我上社，支書和那帮小伙子說：“你們心里別长草，好好干向长山学习，多爭取几个好姑娘来，我給你們当馬后炮媒人。”

大 奶：看这样，我还許抱着重孙子呢。

赵 妻：你多有福。

張六嫂：大娘，准能抱着就是咧！

赵 妻：哼！淨往好处想。

張六嫂：这回你們这家算是沒比的了。要劳动力都是硬手，再加上大娘看家望門帶重孙子。你們这小日子不象火炭似的！

赵 妻：嗯，可不是呢。

（外屋張六嫂的孩子叫喊“媽媽”。）

張六嫂：呀，我們珠子下学啦。（急忙下。）

赵 妻：（假裝亲热地，凑到大奶跟前）他奶奶，我跟你商量点事情。

大 奶：（楞住）和我商量事情？

赵 妻：剛才那屋的在这，我不好当你說。有件为难的事，得和你商量商量。

大 奶：咳，和我商量甚么，你願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唄！

赵 妻：你听說王老七訂的媳妇黃啦？

大 奶：听說啦。

赵 妻：两个人上乡政府去登記，走半道上黃的，皮鞋大敞全給退回来啦。

大 奶：沒見過這樣的姑娘，也真是恨人。

趙 妻：這咱姑娘心可高啦，都看不上庄稼孩子。你沒听嘛：一軍官，二工人，三干部，四农民。

大 奶：听说长山这个对象，可不是那路人。

趙 妻：这姑娘是好姑娘，怕的是落不到咱家啦。

大 奶：你說甚么？

趙 妻：这事情要黄啊！

大 奶：（大驚）黄？

趙 妻：现在虽然說还没黄到底，这还在兩說着呢。

大 奶：是不是有人翹行啊？

趙 妻：不是。

大 奶：要嫁工人？

趙 妻：也不是。

大 奶：再不是沒相中咱长山？

趙 妻：人家两人是自搞对象，县里开会见过不少次面，对长山是一点意見也沒有。

大 奶：再不是也許是听見啥风言风語啦？

趙 妻：（火了）你怎就不往你自己身上想想呢？

大 奶：（慍懣）因为我？

趙 妻：那可不。

大 奶：噯！我还能活几年。

趙 妻：实告訴你吧，反正紙里也包不住火，早晚也得說。人家那边說这个，如今晚是靠劳力吃飯，誰劳誰得，各得一份，人家姑娘說：“我掙劳动日供奶婆婆吃穿不說，还得侍候她。”人家不干。

大 奶：（自語似地）啊，都嫌我老啦，不能干啥啦。你們真是婆婆媳婦呀！想到一塊去啦。

赵 妻：这回长山能不能娶上媳婦可就在你身上啦。

大 奶：（失望地）我呀，我鬧了半天是空欢喜一回呀。我这命算是到家啦。

赵 妻：（假意地）噯，这事卡到这，咱們过哪河脫哪鞋，慢慢想办法吧。

大 奶：我有啥办法，人老了就該早点死了。

赵 妻：我是想最好找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

大 奶：噯！我算沒路啦。

赵 妻：噯！看你說的，俗話說的好，逢山开路遇水搭桥，还有沒路的时候。

大 奶：你就說吧。

赵 妻：他奶奶，我給你装袋烟，你先別着急，我看这事这么办，不知道对你心思不？

大 奶：我还有啥不对心思的。

赵 妻：管怎的咱是婆婆媳婦，別看我平常說話爱吵吵，遇事还是得我向着你。我是不能胳膊肘往外扭。

大 奶：（自語）我甚么盼头也沒有了，就是有个窩有点吃的就行啦。

赵 妻：我就想給你找这么个地方，你自己出去一呆。长山这媳婦又黃不了，这不是两头都成全了嗎？

大 奶：我上哪去？

赵 妻：（更亲近些）你上社里去要五保啊！

大 奶：（大驚）我上社去要五保？

赵 妻：嗯，社里現在正研究这件事呢。你看人家东头老寡妇，一年給一百多元，連抽烟划火零花錢都有啦。你要五保，不是比在家都自在！願意吃啥就做啥，花着錢还理壯。

大 奶：我也探听过，人家老寡妇沒儿沒女，我也不够条件哪。

赵 妻：你可知道个啥。

大 奶：我有孙子，上社去要五保，这讓人多耻笑啊。

赵 妻：孙子是隔輩人，你就不用顧慮那些，你都推我身上，我才不怕呢。

大 奶：我不去。

赵 妻：你孙子若娶不上媳妇，咱这家就算散，我也不过啦。你若是誠心攪散这家，你就不去。

大 奶：我早就知道，你恨不一时把我踢出去。

赵 妻：反正这日子也沒法过啦，今几个咱就把家一分。三口人分三下，各不相扰，誰有啥能力誰去使，也免得长山跟咱受累。

大 奶：啊！分家？好啊！

赵 妻：（冰冷冷地）不分家能給你五保嗎，你要不来五保，媳妇就得黃，你也就不用想在这家呆了。

大 奶：（茫然不知所措，站起身来，长嘆不語）唉！

赵 妻：（以为她要去，扯她）你等等。

大 奶：甚么？

赵 妻：你上社去要五保，順便再把咱园子边那棵香水梨树也要来，就說留你养老。

大 奶：（摇头）人不养老，要棵树养老？

赵 妻：你这傻老太太，社里現在正分零星果树，趁这机会要点

是点。

大 奶：（自語）我有甚么条件去要五保，去要树啊。我有孙子有媳妇，我可算那份鳏寡孤独哇！

赵 妻：要去就去，你还站那思量甚么？

大 奶：（小心地）我去可怎么张嘴呀？道头不道尾的，怕是要不来呀。

赵 妻：这个囉嗦劲，趁主任都在社里，你还不快去。

大 奶：（哀告地）再不你去吧，比我说的还周全。

赵 妻：你又拿把。这事非你自己出头不行，我去没你好使唤。

大 奶：我怕说不好。

赵 妻：（急了）我看你这是诚心搅散这家子，让你孙子打一辈子光棍呀。你这个老该死的。

大 奶：（气愤）好，好，你骂得对。

赵 妻：骂啦，骂啦。

（張六嫂聞声跑上。）

張六嫂：这是怎么啦。

大 奶：你不怕伤天害理你就骂我这老婆子吧。

赵 妻：（见来人，就装疯卖傻地）他張六嫂啊，这都怪你大哥死的早，给我扔下这帮孽障啊。

大 奶：他六嫂，她逼我分家，去上社要五保，你说说我能要来五保吗？

張六嫂：你要五保干甚么？

大 奶：孙子媳妇还没过门就嫌恶我，说是有我就得黄。

赵 妻：你可别听她一片嘴两片舌的瞎说呀。

大 奶：咳！他六嫂，早知道这样，生儿子就该掐死！

赵 妻：我看你是賊心攪鬧我啊。你可把我气坏啦。我今几个也不活啦。（說着就摔盆子，然後就去撞牆，張六嫂忙拖她。）

張六嫂：趙大嫂，你这是干甚么。

赵 妻：（瘋了似的向大奶扑去）你是去不去吧，你呀，你要逼出人命来啦。

（赵妻在地下品淚，大奶吓的往門外退。）

大 奶：（惊吓的哆嗦着）我，我去。（被逼无奈，踉踉蹌蹌地倒退出去。）

張六嫂：趙大嫂。

赵 妻：（羞心）噯呀，我的媽呀，可气死我啦。

張六嫂：大娘也沒說甚么，看把你气的。

赵 妻：呸！（起來）她這輩子沒做啥好事，这个老刁妇哇！她老头是她硬逼出当的劳工，若不也不会死。我年輕时候她沒少給我气受。这回她老啦，又想法来折磨我，敗坏我呀。

張六嫂：过去的事說它干啥，那年月不是穷人难嗎！

赵 妻：（說着地）她要分家，嫌我不給她好吃好喝。因为啥打起来？还不是因为我沒把鑰匙放家里，沒撈着吃大米白面。

張六嫂：咳，你家这事呀，本来也沒啥大不了的。

赵 妻：分家是她說的，这回还非分不行。我可受够啦。我这就去找人，今晚上就分。

張六嫂：找誰？清官难断这家务事。（下。）

赵 妻：（自語）我得快走，等一会有人来，就拔不出腿啦。我得先揚揚風去。（反扣門走下。）

（少頃，外边有一女子声音：“大娘，給我看狗啊！”）

張六嫂：誰呀，进来吧。

（随着声音，老刘手捧一筐，跟隨張六嫂同进屋里。）